



陆春祥 郭红松绘

鄱是一个特别的字，只有两个意思，一指鄱阳湖，中国最大的淡水湖，二指鄱阳县，一座贮藏历史文化因子的千年古城。湖因县得名，隋唐以前，鄱阳湖称彭蠡湖、彭蠡泽、彭泽等。自然，县也因湖显。庚子冬月，鄱阳三日，我感受大湖的壮美，倾听古城的心声，感知文化的深厚。

穿过树林，坐船，上岛，再坐船，换观光车，我们一直往鄱阳湖国家湿地公园深处去。湖风也一点点凌厉起来，大家都裹紧了衣服，一群大雁从头顶飞过，人群一阵惊呼，又一大群，惊呼声响，路边的几只野鸭被惊到，扑棱飞起来，飞得越来越高，我也惊讶起来，野鸭都能飞这么高这么远吗？路两边，青草葱葱，人们都叫它苔草，细细的光杆芦荻，显得有些不合时宜的枯萎，青草间偶尔露出一块亮晶晶的小水面，放眼四顾，无边的大绿毯一直铺向天边。一块大石头上写着：鄱阳湖大草原。

其实，我们一直行走在湖床。鄱阳湖最大面积达4000多平方公里，但枯水季只有平时的四分之三。2020年的湖水，直到11月份才退去，所以，这个时节，是鄱阳湖看草看鸟的最好时候。

我第一次来鄱阳湖，对那些青草，倍感惊讶，草萌芽万物生



鄱阳湖大草原。

大雪节气，我冒着蒙蒙冬雨游览了四川眉山青神县的汉阳湖。

眼前的汉阳湖，其实就是岷江的一段。汉阳湖的水，从岷山南麓出走，一路上接纳沿途涓涓细流，汇入点点滴滴的雨，匆匆忙忙来到青神。青神人爱水，爱岷江，想与岷江水话衷肠，便用一条“彩带”挽住岷江，建起了汉阳航电枢纽，岷江于是放慢了湍急的脚步，停了下来，靠岸歇歇，汇成浩瀚的水面。没有了奔腾的气势，没有了起伏的浪涛波谷，岷江像一位多情的女子，小鸟依人般，温婉妩媚，轻轻流动着软绵绵的韵律。岷江水选择了汉阳码头停靠，江成全了湖，人们送她一个古老的名字——汉阳湖。

汉阳湖太大，水太多，天空飘落的雨太细太小，落在湖面上，湖竟然没一丁点感动。我仔细一瞧，原来这细小的雨还没落到湖面转眼就变成了雾，薄薄的，在湖面上扭动着，湖面也因此柔美了許多。雨雾淡化了湖与天的边界，极目远眺，水天一色，远岸的浅丘，近岸的树木，粉墙黛瓦的民居，还有天空厚重的腆着大肚子像要临产的云，在雾里，在湖里，在我眼里，海市蜃楼一般，美着。

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岷江，自蚕丛王沿岷江流域南迁，结茅为庐，繁衍生息，千百年来，滚滚岷江水浇灌出古蜀国农耕文明，造就了岷江流域的丰饶与富足，岸边的汉阳古镇曾因岷江而兴盛；人们围江筑湖，汉阳湖宽阔的水面平添了两岸的距离感，湖水湮没了河床的嶙峋，妩媚了两岸的风物，忆村因汉阳湖而时尚。

岷江是古老的，汉阳湖是年轻的，水造就了岷江，水也成就了汉阳湖。悠悠岁月里，水润千里沃野，青衣之神功农蚕桑，在岷江两

# 鄱阳的鄱

陆春祥



时的绿，像极了南方公园里的沿阶草，或者麦冬，生机勃勃。文友刘华兄见我惊异，笑着说，我发你几张图吧，是我去年来拍的，这草都有半人高。我看图，厚厚的绿，密密的绿，一望无际的绿，再细看草，甚至还有水波荡漾的痕迹。湖底的苔草，自然生长，我们只是看到它们露出水面的一部分，还有大量的草，都在水面之下，它们是鱼类的主食。

湖底的碧草，水中的游鱼，空中的飞鸟，这是我看鄱阳湖的三个层次。草在湖底与游鱼作伴，草露出湖底就成了人们的风景。然而，这只是大湖的一个侧面，鄱字左边的“番”，上有米，下有田，两千多年来，湖与人共生共存，让这里成为远近闻名的鱼米之乡。

每年10月至次年3月，这里聚集了世界上98%的湿地候鸟种群，是世界上最大的白鹤越冬地。381种、100万只鸟，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我近距离观察鸟乐园中的一千多只鸟：突然开屏的孔雀，恩爱的天鹅，成群的中华秋沙鸭……还有单腿伫立的东方白鹤，优雅得像个思想者，它们被这里舒适的自然环境深深吸引，已把这儿当作长久的家园。白鹤、丹顶鹤、白枕鹤，我盯住了蓑羽鹤，个头不大，但它能飞过珠穆朗玛峰。

鄱阳文友汪填金陪我去双港镇蒋家村拜谒洪迈墓，这是一场迟到的问候，我和洪迈已经“神交”30多年了。从鄱阳县城出发，半个小时就到了蒋家村。车子在逼仄的村道中缓行，接上蒋家村村民蒋长青后继续出发，他将引我们去龙吼山，洪迈墓就在那里。往山上走几分钟，看到一个台门，两根水泥的罗马圆柱，上有横梁，梁上一行红漆泡沫字已经剥落，不过，字迹依然可以辨出：宋洪迈先生墓址。说实话，这个地方，如果没人带路，很难找到。台门往里，洪迈墓就在中间，我站在墓前细看，极普通的大理石，碑上标着2004年立，墓前有护栏，上有一块宣传板，风吹雨淋日晒，板面已经发白，有些落寞和寒伦。

静穆伫立，一时感慨颇多，来也匆匆，没带一束花，没带几支香，我有些遗憾，更觉几分悲凉，倒不是说一定要有一座豪华

的洪迈墓，我只是想有更多人来纪念他。

洪迈晚年致仕后，在鄱阳城修了个叫“野处”的别墅，并以此为号，和他大哥洪适的盘洲别墅相邻，兄弟俩诗文互和的日子，想想都美好。我在鄱阳县城姜家坝，看姜夔纪念馆时，鄱阳县作协主席立新和我说，河对面就是洪迈的“野处”，不过也只是大致位置。那里距蒋家村大约18公里，洪迈为什么选择龙吼山作为身后的安身地，不得而知，或许，这是他晚年经常溜达的地方，此地，矮山平坡，视野广阔，可以日日面对朝阳，甚好甚好！

在鄱阳，除了洪迈，其父洪皓、其兄洪适和洪遵，也都极有名，世人并称“四洪”。东晋陶侃之母湛氏，南宋文豪姜夔，还有历史上到鄱阳和饶州（唐时，鄱阳县曾为饶州治所）任过职的吴芮、颜真卿、范仲淹、王十朋等，都是鄱阳历史上重要的文化符号，一起构建起鄱阳厚重的文化底蕴。

鄱阳湖畔，有个叫瓦屑坝的古渡口。从此渡出发，可通饶州府下属各县，穿过鄱阳湖，抵达远方。“北有山西大槐树，南有江西瓦屑坝。”600多年前，200多万江西移民填湖，就是从这个渡口出发的。在瓦屑坝移民文化馆，我看到了此次移民的历史过程。

明代，江淮一带因连年战争，土地荒芜，人口锐减，亟须将密集地区人口迁移分散到今天的安徽、湖南、湖北等地，“鱼米

之乡”饶州符合这个条件。户部官员对饶州人口数量和分布进行普查，并按其所从事的职业划分户类，按“四口之家迁一，六口之家迁二，八口之家迁三”的标准迁移人口。馆内正面墙上，有幅大画，古渡头，大樟树，船帆正张，人声鼎沸，描绘出当时移民的场景。瓦屑坝移民文化园中，也有多组群雕，场景皆与移民有关。

移民们一旦离了故土，他们勤劳吃苦的本色，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立即在迁移地生根开花，安徽沿江平原及巢湖发达的水利和圩田系统，都由江西移民兴建。“湖广熟，天下足”，离不开他们的贡献。

渔歌，渔鼓，渔舞，一千多个湖，一千多座戏台，鄱阳的鄱，阳光的阳，浮光跃金，湖天一色，呱呱，鄱阳连台好戏要开始了！

（陆春祥，一级作家，浙江省作协副主席，浙江省散文学会会长，已出版随笔集《字字锦》《笔记的笔记》《连山》《而已》《袖中锦》《九万里风》等20余本。作品曾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等。）

上图：鄱阳湖飞鸟。

王忠华摄



## 雪落秦岭

惠军明

周末闲暇，与家人驱车去秦岭游玩。秦岭山脉横亘在西安城南，几十公里行程并不遥远。今天天气阴沉，车辆比平时少很多，一路畅通无阻。1个多小时后，“南山”的轮廓映入眼帘。起伏连绵的群山如一条蜿蜒的巨龙，千万年盘踞坚守在这里，默默守护着“八百里秦川”。继续行驶，山脉模糊的身影逐渐清晰，昔日青翠葱郁的山色不复存在，变得苍老黯淡。仔细凝视我眼前的一段山脉，感觉它如卧着的巨人，那里是它的眉眼，那里是它的鼻梁，那里是它的躯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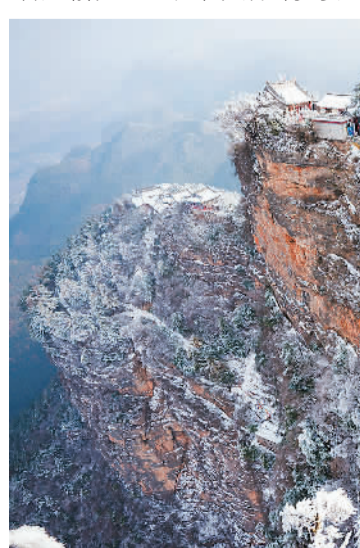
“快看，山上有雪！”儿子惊呼。抬头远眺，见有些山峰间裹挟着一道道一片片淡白色，但因为距离远，看不分明。“哪会是雪，只是枯萎草木的颜色罢了！”我反驳儿子。到了山边，我才意识到自己错了。山上果然是雪，山尖山腰都闪烁着银白，在氤氲的云气中隐现，给冬日的秦岭增添了几分靓丽。

沿着一个峪口缓缓前行，山内景象尽收眼底。地面和树梢上覆盖着一层薄雪，如同缭绕在天空的青烟浅云。随着我们不断前进，雪层渐渐加厚，草木上的雪素白晶莹，犹如盛开的白色花朵。再往前走，秦岭银装素裹，变成了冰天雪地，宛如不染凡俗的仙境。山外不见一片雪，山里却别有洞天，真是令人诧异啊！

快速停好车，我们雀跃着冲上山路上。这里是“祥峪国家森林公园”，是我们常来游玩的地方。以前来这里时，总是人潮如涌，但今日

却是另一番景象。也许因为是寒冷冬日，也许因为天气状况一般，游人寥寥无几。此时秦岭山高人稀，雪满沟壑，林寒涧肃，鸟兽绝迹，空气清新，曼妙空灵，美不可言。与我们目不转睛地观景不同，儿子幼小好动，忙着在雪地里扔雪球，然后跑动着向我们投掷。躲避，还击，你来我往，长呼短啸，飞雪四溅，山林四处回荡着我们的笑声。

“下雪了！”不知是谁呼喊。停止脚步，举首伫立，见纷纷扬扬的雪花从天空中悠悠飘洒。那些飞舞的精灵，秉承着某种神秘的使命和意志，从茫茫苍穹，从不同方位，从不同角度，无声无息洒落在秦岭的角落。每一朵雪花都是一个小小天神女，天空是她们表演的舞台，她们身着素衣，婷婷袅袅，和着天籁，迎风飘举，婀娜多姿。四



季更替，岁月无情，冬日的秦岭本黯淡无光，但在漫天飘动的雪花中，在一种冥冥的召唤声中，凋零的生命开始重组、孕育、萌发。

雪落秦岭，天地茫茫，山岭斑驳，林木苍苍，人形渺小，此情此景恍若铺陈开的一幅中国水墨画。大自然是最杰出的绘画大师，或是浓墨重彩，或是工笔细描，或是粗笔勾勒，或是刻意留白，远近搭配，光影协调，动静结合，无不展示出大智慧。徜徉在秦岭山道，飞雪拂面，落满肩头衣衫；踏雪徐徐前行，脚下吱吱作响，脚印深深留痕。在秦岭飞雪中我们是绝对的主角，或矗立凝神，或俯仰由他，或奔跑嬉戏，或拍照留念……

出山在洋峪口川菜馆用餐完毕，已是傍晚时分，透过灯光，又看见漫天飞扬的雪花。驱车一路向北驶向西安城，离山不久见路上干燥如初，不禁又一次感叹自然造化之神奇。

下图：秦岭南麓白雪皑皑似仙境。陈争强摄（人民图片）



## 快乐滑雪更需安全保障

何欣禹

近日，几起有关滑雪事故的通报，引发了人们对滑雪安全问题的关注和担忧。随着大众参与冰雪活动的热情高涨，不论是作为专业运动，还是作为旅游体验的一部分，滑雪已成为冬日里的新时尚。在洁白的雪道上驰骋，有趣且刺激，去年，笔者就去一家滑雪场体验了一回滑雪。不过，在学习过程中，笔者因滑速过快而摔倒，将雪橇甩到了一边，再回头找时，雪橇已不见踪影。后来才得知，为了防止游客掉落的物体影响其他滑雪者的安全，雪场的安全员及时捡走了笔者遗落的雪橇。毕竟，一条安全的雪道上，是不应有任何障碍物的。好在，这枚雪橇没有危害到其他滑雪者的安全。这也是笔者第一次意识到雪道安全问题。

因滑雪而引发的安全事故无疑是令人痛心的。上月，一名年仅24岁的天津男子就在黑龙江一滑雪场的高级道因意外摔落身亡。痛心背后，我们更应思考，在“滑雪热”不断升温的当下，如何保障滑雪者的安全。

这一方面与滑雪者自身的安全意识有关，另一方面，也与雪场的安全建设有关。从目前来看，滑雪已不单纯是一项体育运动，其兼具竞技属性与休闲娱乐属性。雪场中，除了擅长滑雪的人，还有许许多多像笔者这样抱着新鲜好玩心态来体验的零基础人群，其中更不乏学龄前儿童。在冰雪运动走进千万家的当下，雪场经营者应加强场地设施的安全建设，加强责任主体的安全意识，确保游客玩得开心的同时更能滑得放心。毕竟，消费者希望从滑雪运动中得到的是快乐和休闲，绝非人身伤害事故。除了雪道的安全性，滑雪设备是否卫生安全、急救措施是否及时有力，都应充分考虑。

对于滑雪者而言，享受冰雪带来的刺激体验时，也应量力而行，不能以身犯险。如果缺乏安全意识，很可能给自己或他人带来危险。笔者在雪场就曾看到不少滑雪者从高处冲坡而下却很难控制减速停下，最后往往是撞到其他滑雪者，或是自己摔倒才停下来。在某短视频平台，还有不少视频记录下冒险挑战高级赛道的滑雪者，坐着或趴着滚下雪道的画面。这些滑雪道难度极高、坡度极陡，可为了吸引眼球，一些拍摄者配上搞笑的音乐，一路摔倒一路爬起，看似轻松好玩，收获了几万乃至几十万的点赞，但却让笔者捏了一把汗。毕竟，安全无小事，滑雪爱好者应当根据自身水平和能力选择适合的雪道和雪场，不能抱以侥幸心理。

在连续出现几起滑雪安全事故后，多地相关部门均已组成联合检查组，对当地冰雪运动场所进行了系统检查，确保参与冰雪运动的健康与安全。笔者也建议有关部门和组织可以考虑出台滑雪运动相关管理规章和安全标准，比如何种水平的滑雪者可以上高级道，什么样的雪道符合安全标准。在寒冬来临之际，希望大家都能快乐、安全地享受冰雪的乐趣。